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

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三

琅邪王 澱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歷代名臣法帖

黃長睿云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跡閒始余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從來及備貞祕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

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爲倣書蓋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模也國初論次法帖時王著輩不悟其非但採名雜載真帖可勝歎哉今列次卷內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脩

劉超

司馬攸

劉穆之

劉瓌

王劫

紀瞻

王歛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

此卷真僞不分誠如元章長睿所鑒乃其紀

次顛倒失序者亦復不可勝數杜預索靖山  
濤陸雲皆晉未度江前人而參錯東晉諸人  
後司馬攸文帝子武帝弟幾爲太子而不知  
其爲晉宗室謝莊始終事宋而目爲晉庾亮  
誤爲元亮沈嘉割字爲名劉瓌之孔琳之名  
截其半紀瞻史與帖皆作瞻而誤以爲瞻王  
僧虔南齊人而不分南北王坦之太原王述  
之子而班於郎邪諸子之間王徽之義之第  
五子不列羲之諸子之次至其官爵錯繆世  
次失序又不足言矣總之淳化一帖徒以刻

自祕閣人間不易可得又魏晉以來名跡歷代皆藏內府世人罕見得此始流布人間故珍貴一時歟流百代實則其紕繆處不可一二數愛之者或以爲俱不足論其筆法自非後人可及非惟耳鑑亦尊許大過語耳

晉太尉庾元亮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未嘗名元亮帖目誤大觀稱庾亮爲是元康六年薨年五十二贈太尉帖目稱太尉是

長睿云帖言奉告書箱先爲媞子作江淮之間

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顧汝和  
云媞音氏又音啼弟文爾雅云媞媞安也  
帖中作字凡四皆當是作字而筆法各不相同  
施以第三爲注劉以第四爲治皆誤

宋自靖康之變大觀新舊一刻皆淪北地開禧  
以後有自榷場中來者皆磨去亮字右邊轉  
筆以避金主亮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也

晉車騎將軍庾翼書

庾翼字稚恭太尉亮之弟歷官都督征討軍事  
加征西將軍永和元年卒年四十二贈車騎

將軍帖目是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歷官  
散騎常侍咸和元年卒贈安北將軍

按庾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帖稱從  
事中郎則當是與侃書也考晉書明帝太寧  
三年陶侃都督荆湘明年當成帝咸和元年  
翼年二十二始辟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劉  
遐卒於是年正當翼爲從事之初不應遽稱  
故吏若謂此書在從事後則劉遐卒已久又  
不應與遐同名又考遐傳終遐身未嘗參軍  
事則此帖不無可疑然書法精古的是真跡

或由史誤亦未可定

顧云檢拔當是檢校一作拔非

已向季春帖米云同章帝一手僞書  
二字合兩爲一上下各借一筆古帖中多有  
之頃按文義當是頃顧作須亦通

晉太守沈嘉長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吳興  
太守帖目但稱太守不稱吳興又以沈嘉爲  
嘉長連字爲名尤荒率可笑本帖但稱沈嘉  
不稱嘉長王侍書豈未之省耶標目當稱東

晉吳興太守沈嘉書

此帖格韻滯俗同章帝一手僞書米老未曾標出蓋偶失之長睿鑒是述書賦稱長茂草勢既捷而踈慕王不及獨斷自如若此三行豈能慕王獨斷者耶

下當是不一舊釋作具非

晉侍中杜預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郎累官鎮南將軍以平吳功進爵當陽縣侯卒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終其身未嘗爲侍中

也帖目誤當稱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書  
長睿云十一月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况  
非當時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僞也  
按長睿每以詞語簡直者爲非晉人語彼時  
吐屬古雋自與後來不同然安知必無一二  
簡直者出於尋常風氣之外耶五子之歌三  
代以上作也而平易如此得謂五子僞乎過  
論失實非所尚也米鑒是

預於首當是頓首頓首字末多一曲便是疊字  
凡古帖或末筆引長或字間少空皆作疊字

顧汝和但作頓首失之況劉作說願作況皆可通

親故帖米云同章帝僞帖長睿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按信者使也晉人無以爲書信字右軍帖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言使者遂不取荅也至唐宋人始以爲書信之信

妃女當是孤女顧釋是劉作絕汝誤也

晉王循書

徐澄齋云陶宗儀書史會要王循官至中軍將

軍善行草法書要錄王愔文字志目有王循  
宋板作王修按後魏弔殷比干墓碑修字作  
循則循修二字古蓋通用晉書外戚傳王修  
字敬仁濛長子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年  
二十四未拜而卒官位與陶所紀正同則王  
循當即王修陶特誤以中軍司馬爲中軍將  
軍耳褚遂良撰右軍書目第三東方朔贊小  
注云書與王循此王修事也王循無別考

米云同上僞按帖語自是晉人書法則同章帝

一手僞作

循下有一多字劉作舊當是遮顧云褚遂良右軍書目有阿遮帖張彥遠帖語有報敬倫遮恐是王氏子姓按敬倫道子恬也遮未詳米臨報敬倫遮帖作敬倫逸誤

晉劉超書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仕晉右衛將軍爲任讓所害贈衛尉帖目當云東晉衛尉劉超書大觀是

竇蒙述書賦注云超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職居近密遂與外人書絕故述書賦有稟天然而

自強亂帝札而見拘之語長睿云今此書字  
勢絕與元帝不類其僞明矣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謝璠伯於史無考世稱謝璠伯善草書只此四  
行沉着痛快風力故自遒上也

見者當讀作現言江東精兵不可猝得惟當善  
養現在者耳如以來當是如比來劉作此來  
誤

晉黃門郎王徽之書

徽之字子猷羲之第五子仕至黃門侍郎棄官

東歸則帖目當稱黃門侍郎大觀是此但云  
黃門郎蓋誤

寧復了了當是可言顧釋是或作可可亦通劉  
作可耳誤乃當是不一舊作不具皆誤

晉謝莊書

按宋書謝莊字希逸歷官中書令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長睿云謝莊首終  
仕宋而題曰晉大誤也帖目當稱宋右光祿  
大夫謝莊書

一日忽患悶當是一日忽患悶劉合一日兩字

陽城先生集卷三  
作閒或以忠作戀皆非今垣當是企恒或作  
坦非卟來已漸勝當是昨來施以爲可疑亦  
未是湏日寒重當是頃日劉作須自非招動  
按書法當是憎動言寒重居患惡動耳劉顧  
皆誤作增

晉侍中司馬攸書

司馬攸文帝第二子武帝同懷弟字大猷小字  
桃符武帝踐祚封齊王帖目當書晉齊王司

馬攸書

徐澄齋云此帖當如長沙王永陽王之例附第

一卷帝王書後

齊王善尺牘爲世所楷書斷稱其蘭芳玉潔竒而且古此三行楷法雖專謹然骨韻殊俗米云與章帝一手僞帖信是末首頓首上當有脫失

晉劉瓌書

述書賦注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義城伯帖目當云東晉御史中丞劉瓌之書帖於瓌下失之字大誤

長睿云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

書太極殿榜謝安石遂令壞之以八分題之  
今此帖非真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  
元寶書述書賦稱其剛直爲兩王之次骨正力  
全軌範宏麗今此帖筆法糺繞殊乏正骨米  
云同章帝僞帖不疑

壞之頓首下本帖空一字大觀肅府俱有兩點  
當是頓首頓首帖末壞之下大觀有頓首頓  
首四字

晉王坦之書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仕至北中郎將徐充之

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帖目當稱東晉安北  
將軍王坦之書

長睿云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閒意  
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  
耳非郎邪族也非通古甚那至爾

王懷祖書述書賦稱其高利迅薄連屬欹傾文  
度師法乃翁而得其高利迅薄之意瑤環瑜  
珥蘭芷其芽風流照映故當不減會稽諸子  
也

已與謝郎當如施作已與顧作已與非以不

者當是良不可者或作斷不了者未是濫詣  
公應作當詣公無疑

晉王渙之書

渙之爲羲之第三子未詳其字未仕帖目但稱  
名最合晉上當增東字

長睿云王氏凝操徽渙四子書皆真帖逸少七  
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跡  
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  
書者猶顏延之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峻  
得臣筆測得臣文奧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

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  
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  
其貌獻之得其源大令書特知名而與逸少  
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逸  
少之書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  
逸少所自出大令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  
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  
其傳者子淵而已

上當是上下二字疾書合爲一耳古帖中往往  
有之施舍二字作叔未是

晉王操之書

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官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帖目當稱東晉侍中尚書王操之書帖首操之等々正是等白書既已恐未明又更加點以足之帖末操も當是頓首傳摸失真耳施作等白誤

晉王凝之書

凝之義之次子字叔平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帖目當稱東晉左將軍會稽內史王凝之書合置換之之上

黃山谷云余觀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僕謂  
此書大似獻之

此卷載羲之諸子書不特以坦之斑於羲之諸  
子之列誤認太原爲郎邪者荒繆可笑即其  
叙次羲之諸子亦復失倫考晉書羲之長子  
玄之早卒次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獻之既別  
自爲卷則序四子當首凝之次渙之次徽之  
次操之乃得其正耳

湧冷當是漸冷施作微冷誤吾字竚小當是旁  
注摹者誤入行耳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太安末歷官使特節游擊  
將軍卒贈司空安樂亭侯未嘗爲征西司馬  
帖目當稱晉司空索靖書

徐澄齋云索靖晉最初人當列衛瓘後

載妖帖詞雖斷闕文特古雅然亦同章帝一手  
僞書雖氣骨稍勁而神韻甚俗銀鈞蠻尾幼  
安奇趣了不復存矣叅觀出師頌便知此爲  
僞蹟無疑元章長睿皆未標出偶失之耳

妖蕩當是妖夔或作夔非字書無此字過忙當

是遏臧顧作遏可疑莫忘當是莫告劉作莫  
去非忘一作念一作會皆通於文當是於予  
或作爭未是前有爭字作更書法正與此不  
同翔榮當是翔榮作集作巢皆非文舞或作  
歌舞劉作起舞顧作鼓舞皆可疑文農顧作  
處農於文義爲近然書法當是處姬矣當是  
姬棄顧釋是或作業非

長睿云七月廿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廩每  
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唐  
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存今所錄

惟一紙耳模傳失真無復意象

信至當是信至劉作悉里非考乃二字摸搨失  
真劉作壽知非顧作悉知亦可疑

晉侍中劉穆之書

按宋書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仕晉至左僕射  
雖卒於晉世未嘗仕宋然始終爲宋謀主宋  
武始表贈侍中司徒南昌縣侯及受禪又追  
封南康郡公則穆之始終受宋恩遇特深當  
稱宋南康郡公劉穆之書大觀標目良是

述書賦稱道和閑雅高踪絕塵注云今見行書

一紙六行即此帖也然筆韻短弱殊與竇氏所稱不類當是俗手依聲僞作米云同章帝僞帖不虛也

帖首當有闕文亦云當是亦知顧作所欲非古推遷當是官推遷顧作故推遷非更字波蝕更下一字全蝕劉作諱顧作律皆可疑

晉尚書王劭書

王劭丞相道第五子字敬倫歷官尚書僕射中領軍卒贈車騎將軍帖目當稱東晉車騎將軍王劭書淳化標目作尚書大觀標目作尚

書令皆誤

米云同章帝僞帖按此帖在僞跡中頗爲肅括乃僞書之最佳者然糾繞惡習故自在

晉車騎將軍紀瞻書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官驃騎將軍常侍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開府儀  
同三司紀瞻書淳化大觀標目皆誤淳化又  
誤以瞻爲贍尤與史不合本帖首尾俱作贍  
帖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者也按瞻  
歷仕清華厚自奉養館宇崇麗有足賞玩此

云貧家定非思遠語不特詞語不古書法凡猥爲足判其非真也

糸携二字可疑或作永携亦未是今遂顧作蓋或作送俱未是疑當是逞所引顧作所謂爲是陳與義作所須亦可疑

晉司徒王廩書

晉書王蒼傳王廩字伯輿道之孫蒼之子也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帖目當稱東晉司徒左長史王廩書

米云與漢章帝一手僞帖

而割或作瓜割或作分割分割近是熙涕或作悲涕或作愍涕亦可疑皆由傳模失真故闕之爲得帖尾廩疏下大觀有八月廿八日五字

晉太守張翼書

竇蒙述書賦注張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太守帖目當稱東晉東海太守張翼書此亦僞作翼書學義之幾欲奪真此殊凡猥遽欲汚譏君祖不亦過乎

私以顧作賴郎可疑闕之爲得亦當是不一

一顧作具非

晉陸雲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吳平入洛爲大將軍右司  
馬帖目當稱晉大將軍右司馬陸雲書

米云以上三帖同章帝僞帖

表節或作春或作喪當以春爲正春字章草作  
表此特以左鉤引直耳及一顧作及卿按草  
法當是鄉字可<sub>レ</sub>按文義當是可與作之作  
云俱未安經<sub>レ</sub>施作高孫模作亭未可定人  
欽之當是欽之劉顧作歎之未是

自劉穆之至此六帖皆是僞帖

晉海陵恭侯王邃書

世說新語注王邃別傳邃字處重鄆邪人舒弟也歷仕中領軍尚書左僕射帖目當稱東晉尚書左僕射王邃書淳化稱海陵恭侯未知所據

宣和書譜云王邃作行書有羲獻法婚事一帖布置婉媚結構有法按此帖意局剛清故嚴謹之意爲多要之正自遒上

張巫當是張永或作巫兆令知當是令知或作

乏非

晉中書令王恬書

王恬丞相道第二子字敬豫小字螭虎歷官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帖目當稱東晉中軍將軍王恬書

螭虎草隸書斷稱其世難與比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此兩行一十九字格韻直逼右軍奚翼之所敢擬

少子當是力不一劉作不具顧作少令皆非

晉太守山濤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歷官右僕射光祿大夫侍中拜司徒太康四年年七十九薨帖目當稱晉司徒山濤書此云太守不知何據長睿云山濤啟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矛盾但此啓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巨源正書寶泉稱其朴略此八行筆法扭捏殊無朴略意與前王劭王廩同出一手僞書質止少華文義當是質正書法作止當由模搨之誤或僞書人不了文義信筆誤書耳

黃山谷云帖末十九字長沙帖誤置羊欣書後

晉侍中卞壺書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歷官領軍將軍給事  
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帖目  
當稱東晉侍中驃騎將軍卞壺書

壺晉書作壺帖目誤

述書賦稱望之草書緊古而老此六行筆勢紀  
繞與章帝等書同米黃目爲僞作信精鑒也  
朝弟郎當是朝將中郎兩字連草合爲一耳與

前王渙之書末二字後羊欣 吳下二字同一

筆法劉施釋闕亦通顧作比中未是諸以當  
是諸誠一作城非私愛顧作改愛可疑當由  
模搨之誤友筆法是友按文義則當是號  
劉作傅非何屺瞻云當是防字古防房二字  
通

晉謝發書

謝發爵里無可考

米云已上三帖同章帝僞書

未公劉作未知最合顧作欲未是帖末筆惻感

三字潭帖誤連山濤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鄉邪人太保宏少弟僧虔父也歷官太子詹事侍中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帖目當稱宋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王曇首書淳化曇下失首字大誤本帖明有首字差可當是差可施作耳非誣亦施作清和非劉顧作請示爲合不宜自當是所宣顧云當作亦誤未能令遣劉作令顧作合皆通有劉施作俗是顧作從可疑曇又劉誤作答當是首字惟誤首爲答所以標目止作王曇也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由新安太守轉義興  
太守除中散大夫帖目是

敬元師資大令見重一時行書尤善故時人有  
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語此帖魄短力弱去  
大令風規正遠其僞不疑米鑒良是

得去下當脫月字

宋太常卿孔琳書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歷官祠部尚書卒  
贈太常帖目是琳下失之字大誤大觀有之

字

長睿云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  
益十二字偏小蓋行測注字摹帖者妄以入  
行耳當依本爲正按李日華六研齋一筆稱  
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帖孔琳之書歎具旁  
增悒悒脚中四字何賴右有轉劇近明散未  
覺益八字總十二字皆旁添與今刻不同則  
長睿所云誤摹入行者蓋亦未見祖本耳愚  
謂不獨此十二字前觸感觸字難勝勝字亦  
小當亦旁注誤摸入者自乃劉作自郡顧作

自群皆可疑當由模搨有誤地窮定當是地  
窮劉顧作最非王右軍聖教序窮亦作窮  
耳示下模糊一字良所惠當是良所惠劉施  
作君非少也當是悲悒劉顧作幽悒恐未是  
矣一當是歎一一劉顧作歎具施作歎歎皆  
非以長睿作恨恨顧作悒悒皆可通遂之  
劉作迷甚最合顧云疑作亡非或作反誤乃  
多也一也亦當是孔子孔琳之奈何頓首  
書垂盡筆駛不可收故有失耳或以奈何作

等字亦未是

按史琳之以楚臺貞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  
服闋除司徒左西椽以父致仕自解未幾司  
馬休之以爲長史旋以父憂去官此當是其  
居憂時書幽咽淒斷都無倫次其孝思沉痛  
油然見於筆墨之間不獨妙善草隸而已

齊侍中王僧虔書

南齊王僧虔曇首子卿邪臨沂人歷官侍中特  
進左光祿大夫卒贈司空或誤稱晉今標目  
但稱齊侍中亦未是當稱南齊司空王僧虔

書

長睿云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  
所統郡啟同書聲信不虛得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三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四

琅邪王

澍虛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歷代名臣法帖

前卷以宋謝莊爲晉此卷復以宋蕭思話爲  
梁陳達晉西中郎將也而以爲陳薄昭之宋  
給事中也而以爲唐十七史非僻書乃漫不  
討論一至於此信可怪也

梁尚書王筠書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瑤邪王僧虔之孫歷官

太子詹事年六十九爲賊所逼墜井死帖目  
當稱梁太子詹事王筠書

元禮此書格韻清迴猶有大令風範獨惜模搨  
多誤耳何理理字竟似俚東叙來字竟似東  
遙白遣字畧似遠王筠王字竟似至當由上  
帶白字來便筆法多一折故有似至耳或作  
自呈亦通湧勤當是清勤顧作請勤亦誤  
此與第六卷右軍寒嚴帖書法雖異詞氣略同  
觀此益知彼爲齊梁僞作無疑矣

梁特進沈約書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官特進光祿大夫  
侍中少傅帖目當稱梁特進光祿大夫沈約  
書

休文不以能書名此帖筆力雖清駛然頗不中  
程度要之決非俗手所到

今年劉顧作今年最是近至秋劉作約乘離誤  
顧作殆差故亦非疑當是殆無能子顧作爾  
可疑當闕之ゆりかず決劉作始得此書  
則此下竟少一字誤甚顧作始得此事至亦  
未是當是始得此處一決みの顧帶上字作

沈約白亦可疑總之休文胸多卷軸意不在書故率爾寫來不可識別然下筆超絕渾是一段書卷之氣雖不專家要自雋上也

梁交州刺史阮研書

按張瓊瓘書斷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帖目是

書斷稱阮研書行草出於大王若飛泉交注筋力最優庾肩吾書品亦云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故竇泉述書賦有急溜懸磴之語此帖殊軟緩絕少急溜懸磴意米云同章帝僞

作不疑

如過嶠始字大觀失摹女內一點然此字淳化  
模亦微失劉竟誤作恨所多當是所有或作  
具非也一當從施作不二顧作具亦非頓  
首下大觀有四月一日四字

梁征南將軍蕭礪書

長睿云齊豫章王嶷之孫礪在梁位司徒右長  
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  
綸之子確也按梁史齊豫章王嶷第六子蕭  
子範之次子確歷官司徒右長史未嘗爲征

南將軍邵陵王綸次子亦名確字仲正以侯  
景乞盟詔確入以爲南中郎將此云征南將  
軍當是仲正蓋誤以南中郎將爲征南將軍  
耳帖目當稱梁南中郎將蕭確書

又按梁書齊豫章王孫梁邵陵王子名皆從確  
不從礮確兩字雖同音然史並未從礮當  
以史爲正又大觀帖目作梁廣州刺史蕭確  
益可証此蕭確之當爲邵陵王之子矣

米云同章帝僞按此與上阮研書在諸僞帖中  
尤俗惡可笑黃長睿以爲非江左書信然

梁蕭思話書

按宋史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之子歷官都督郢湘諸軍事鎮西將軍孝建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帖目稱宋征西將軍蕭思話書最是此目爲梁豈以梁爲蕭氏故稱梁耶其可笑如此

切劉作言切顧作寒切俱可疑闕之而今顧劉作少首或作小告亦可疑闕之

梁蕭子雲書

蕭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第九子仕梁歷

侍中國子祭酒帖目當稱梁侍中國子祭酒  
蕭子雲書大觀標目是

長睿云蕭子雲有章草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  
此卷正書列子遠矣按蕭子雲荅武帝自論  
其書云始變子敬全範元常張懷瓘書斷亦  
有晚學元常筋骨亦備之語此書列子二章  
古雅渾勁風力直擬太傅長睿顧少之訾之  
者依聲附和遂有十月凍蠅之譏皆過論也  
又出師頌一章宣和書譜等書皆以爲索靖  
長睿目爲子雲亦誤

第三章取也與也下大觀無失其所也四字

陳朝陳達書

世說新語注陳達別傳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  
晉黃門郎西中郎將帖目當稱晉西中郎將  
陳達書淳化標目題爲陳朝陳達宜其來長  
睿之掊擊也

宣和書譜稱達作行草古而腴草字飄發不滯  
有羲獻之風歲終帖筆力古厚果有羲獻意  
後伯禮帖骨柔脉短則是僞書米黃未標出  
偶失之耳

達乃當是達白筆駛偶多一小折耳顧作百非  
三當是足下兩字合爲一各借一筆耳第三  
卷羊欣帖亦同此

伯禮帖問訣陳云訣與訊同足前許當是足前  
許亦緣筆駛多一折耳顧作足前許非介纍  
當如施作介纍介於之省也今達當是今遣  
或作進汲付當是願付今佳劉施作佳顧作  
使俱可疑大抵此帖模搨多誤足介遠今作  
禪六字皆有失筆不足據

中書令褚遂良書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歷官尚書右僕  
射以諫阻立武昭儀貶潭州都督未幾又貶  
愛州卒於官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  
帖目當稱唐太尉褚遂良書標目上失唐字  
遂良雖與虞歐同時然少後于虞歐當置詢後  
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諫阻立武昭儀左遷潭  
州都督此潭府下濕帖乃其在潭時語按遂  
良諫阻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終始  
不屈雖觸怒身死固其所安豈有裁一貶斥  
遂不勝煩苦之理帖云潭府下濕不可多時

况兼年暮深益隤頓竟似有刻不可居之勢  
既已執之於前乃忽悔之於後前後違反不  
可收拾曾謂遂良之賢乃至此極必無之事  
也此蓋僞書者不明大義以爲此情所必有  
故倣效褚書惑人耳目而不自知害名義誣  
先正有如此也故其爲書前猶矜練略得登  
善手意數行以後便脚手盡露惡道全出矣  
黃長睿云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河  
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自永徽六年  
遂良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

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亦未有兼此官者其僞必矣按伯思此語可謂辨甚雖無此證以理而推亦知必僞况其鑿鑿可據有如此者乎

諸何了々按文義當是足言筆法却是去意當由模搨有誤更得汝心當是狀或作兆非兆下帖本有重美二字顧釋脫去後居帖本作

徒居顧釋作徒居亦誤

按弋乃章草狀字與十卷大令鐵石前帖弋字不同彼爲非字也右半寫法先後各異顧汝和以爲與大令帖同誤也

長睿云山河帖乃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乃集書者妄益帖內星安性者哉字不知從何處集來

長睿云家姪至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愚謂此帖筆勢肥濁骨韻軟緩全帶俗

氣定是僞書學者依聲習之便入惡道不知長睿何見遽有此語董思白每爲學者論書輒亦拈此爲法所未喻也

獯即倏字一作獯誤

唐祕書少監虞世南書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之弟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其後故字伯施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歷官銀青光祿大夫宏文館學士卒年八十一贈禮部尚書帖目當稱唐禮部尚書虞世南書

徐澄齋云世南爲遂良少所服膺當列褚前  
長睿云虞世南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  
二公碑中字爲之按大運帖乃集夫子廟堂  
碑比年帖則未知所集何碑矣

夫子廟堂碑以今關中本爲勝關中本重刻於  
趙宋之初字雖淵雅然風神全失此所集字  
比之重刻本蓋并其字形而亡之況風神乎  
又況永興原碑乎益以知唐碑之可貴而閣  
帖之不足尚矣

大運帖玄無之道大觀譚玄字末一點以宋太

祖小字玄朗故高宗臨蘭亭於天朗氣清朗  
字亦闕月中兩小畫

去月帖李一雨日辛當是牽顧作率未是兩日  
二字或合作曹尤非望可自力當是望可言  
左脚痛與少日望可力疾行耳顧作耳非末  
詔字帖本有言傍顧釋作咨誤

臨樂毅論帖無以考之當是數記存之江顧作  
記字草書作存第六卷右軍帖熙字亡不可  
知與此正同皆當是存也下當是之筆駛少  
廻峯耳言樂毅論數亦記存此帖但近以臂

痛廢書不能學耳次莊釋願學亦通但以學  
作學於草法殊不合吾舊作數行草草則與  
上下文義皆不貫決知非是

米以臨樂毅論帖爲俗人僞作信然此書柔緩  
全乏永興謹嚴意且其文義至遣書謹空已  
盡得書以下七字又以別帖續之文義全不  
相屬筆意亦與上不類其僞不疑

永興當太宗即位之初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  
不許至貞觀十二年再表請致仕乃始許之  
此疲朽帖云未有東顧之期惟增慨歎蓋其

思歸之切已十數載於茲矣此必其再請致仕時語諄囑司事者使爲主持得力耳々力當是得力或作卿力顧作公力皆誤

鄭長官帖恆不蕩蕩劉作垣顧作恒顧較是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貞觀初歷官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帖目是

蘭惹帖乃率更觀書跋語筆法謹嚴定是真蹟  
虞永興別帖亦有承示名公書盡可以頓醒

滯思之語與此畧同然彼當是依倣此帖僞爲永興書以愚俗目不足信也

靜思帖文義援上帖來疑當是一時語

自魏晉來多以使爲信故右軍十七帖中有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之語又太清樓續帖第四卷右軍帖亦有今因其信答君書想必至也之語此云定須寄信下平安帖云極欲知君等信息則遂以爲書信之信矣古人問信信字多作訊不作信晉陳達伯禮帖云明願問訊正作訊則以信爲書信之信蓋自率更

始

定凡當是定須筆駛失一點耳顧作頃未是立  
定當是立具言定須寄信望立具勿遲也顧  
合二字爲一作意字亦非

比年帖米云俗人僞作

淳化所收率更六帖惟比年一帖僞作餘皆踰  
勁削的是率更手筆與其所書史事等帖  
正同世訾之者乃有圉圉寒險之譏殆非能  
知率更者

唐諫議大夫柳公權書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太子太保公綽之弟歷官太子少師年八十八卒贈太子太師帖目當稱唐太子太師柳公權書

長睿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廬循與遠書自稱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顧從義云公權與弟故可以字也

聖慈帖與虞永興臨樂毅論帖筆勢畧同而此

更縱耳當是一手僞書末二字當是敬  
空亦與虞帖同空字失下半故行稍短施作  
懸未足顧作敬問或可通按公權嘗爲敬穆  
文二朝侍書公綽以其頗偕工祝致書宰相  
乞換一散秩遂遷右司郎中宏文館學士文  
宗思之復召侍書充翰林書詔學士帖云聖  
慈允許守官稍減罪責豈即爾時語耶然誠  
懸有蒙詔出守翰林一帖亦同時書而縱橫  
沉勁有不可逼壓之勢與此相去逕庭則知  
此爲僞作無疑矣

按柳公綽傳公綽有第二人公權公諒又公綽伯父子華有子二人公器公度則史傳所稱公權弟僅有三耳此八月定發帖有弟五人蓋史以其無甚奇特故不具載公權致書兄弟同氣之情故應備及耳此亦可補史書之

闕

伏審帖展躬當是展豁右半筆駛偶縱耳顧作展割誤拆當是恨恨玉篇恨恨惆悵也唐林藻深慰帖預懸離別之恨恨也顧釋是徐作恨非後使當是後使一作復便非帖末一

字當是空蓋帖尾押字與前譁空字同唐宋人書帖多有之此曰書盡筆駛不復多作折故從言耳朱作耶或作言皆未是

唐李邕書

李邕字太和廣陵江都人李善子天寶初歷仕汲郡北海二太守代宗時贈祕書監帖目當稱唐祕書監李邕書大觀標目是  
北海書出子敬而鼓努驚奔勢更過之蓋魏晉淳古之意自此遠矣觀其爲人辭辨義烈皆有過人而英邁之氣太重故其平生多見顛

沛卒以豪侈不拘細行致決殺以死此帖云  
欲使小兒入京當從澧州去蓋是其從中官  
楊思勗討賊嶺南時語十二日一作十二月  
帖末慶曆帖有散騎二字

唐諫議大夫褚庭誨書

墨池編云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无量之  
姪開元中仕至諫議大夫按舊史无量本傳  
无量杭州鹽官人此稱錢塘人者誤又按蘇  
頤所撰褚无量神道碑稱庭誨爲无量次子  
左拾遺則此所稱无量姪及諫議大夫者亦

誤帖目當稱唐左拾遺褚庭誨書五行淵潤  
有神采時人目爲小褚不虛也

人信惠問仍以信爲信使之信

唐尚書郎薛稷書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太常卿薛收從子鄭  
公魏徵外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帖目  
當稱唐太子少保薛稷書

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家稷銳精  
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而於褚公得  
之尤多故時人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語

此四行者蓋亦嘗鼎之一巒矣

此帖兩鑄鯔字三國志俱作鯔音茲此當由書法小異

唐洛州刺史徐嶠之書

徐嶠之字維嶽越州人吏部侍郎師道之子太子少師浩之父三世書法皆有名於時按舊史但稱徐嶠新史則云浩父嶠之徐浩古蹟記自稱先考故洛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名冠古今又浩書山口碣石稱故銀青光祿大夫洛州刺史上柱國嶠之贈左散騎

常侍則當以其所自稱嶠之者爲正而舊史  
稱洛州刺史亦誤以洛爲洛本帖正作洛也  
帖目當稱唐左散騎常侍徐嶠之書此帖正  
其授洛州時語

閱梨當是闇梨或作閱誤動正安隱當是動止  
偶多一小畫耳泉本正作動止第三卷山濤  
書諒尤質正以止作正此動止安隱又以正  
作止皆由行筆偶誤忽忽自魏晉來皆作勿  
勿到此始有忽忽字右軍帖雖有遇信忽卒  
萬不一陳之語然是僞書不足據

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

陸柬之蘇州吳人虞世南之甥少學舅氏以書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帖目當稱唐太子司議郎陸柬之書

長睿云陸柬之帖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或效其語作此耳

比在淮陰於揚刺史守知官齋見此帖古刻縱橫古雅十倍淳化則知淳化本之模搨失真多矣

上下無恙重一恙字當是於越行時多書一字

如魯公論坐書橐使百僚共得瞻仰使字之類耳

唐薄紹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張懷瓘書斷並云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行草倜儻時越羊欣黃長睿云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淳化目爲唐人謬甚按敬叔乃丹陽人非丹陽尹長睿亦誤帖目當稱宋給事中薄紹之書大觀標目是周於當是周旋一作同於非甚乃一宅乃字可

疑何屺瞻云恐是須字模搨失耳多嘗成交  
當字亦摸誤劉作嘗文義恐未是帖末兩句  
字皆當是白與卷前陳達書白字正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四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五

琅邪王 澱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諸家古法帖

長睿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

此卷尤荒率可笑不惟卷首諸家畧無據依  
其後諸家錯繆尤甚秦時未有楷而以爲程  
邈宋儋開元時人而不知爲唐隋法帖文帝  
書也不列首卷帝王之次投老二帖不辨爲  
率更敬祖二帖不知爲太令其他如晚寒一

帖移屋二帖其不能識別又不足言矣惟智  
果係隋僧懷素係唐僧不宜列於名臣之次  
章草蜀志兩帖無可主名爲當以古法帖目  
之耳

蒼頡書

蒼頡黃帝史也帖目當稱黃帝史蒼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蒼  
頡通於神明仰觀奎文圓曲之勢俯察龜文  
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  
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今此

書字雖不可識按其書法風力短淺全乏古意乃與後世小篆無異並非古文故秦淮海亦有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之疑虞世南書古述云蒼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跡無得而稱以此而言其僞決矣

夏禹書

大禹書傳於世者惟衡嶽岣嶁峰七十二字筆法奇古多不可識然鑒者尚有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之疑今此十二字全與岣嶁不相似又余嘗得大禹開

山幣乃大禹佩之治水者面四字纂二字亦不可識然筆法橫絕揚之可以上天折之可以入地定非大禹不能今此書又與開山幣不相似其僞不疑

右二書亦間有一二字可識者然既是僞作非必盡有原本不過以意塗畫漫作數十字分別部居以爲此某書某書耳雖可識者亦不足據也

魯司寇仲尼書

秦淮海云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

在丹陽季子墓上字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  
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  
以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  
人依效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未嘗  
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然則季子墓銘其  
真者猶疑非孔子書況依效爲之者與

此僞書者竊取延陵季子碑於十字中節去五  
字又於前後妄增七字共十二字以爲是孔  
子書按延陵碑字長徑尺篆法敦古季陽冰  
學繹山碑得此而後變化則此碑即非孔子

亦斷不是漢以後人作今此十二字筆力短  
弱比于延陵碑相懸倍萬又其所存延陵碑  
五字形貌雖同精神迥絕遽欲以罔千古識  
者之耳目吾誰欺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  
君子之五字與延陵碑同或者後人衍此題  
墓上按十字碑唐明皇命殷仲容模搨大歷  
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證閣帖刻  
於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  
取延陵碑則可謂延陵碑衍閣帖可乎又閣

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爲十三本不足置辨  
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史籀書

張懷瓘書斷云史籀周宣王時爲史官善書師  
模蒼頡古文損而益之或同或異謂之篆亦  
曰史書帖目當稱周史官史籀書

長睿云史籀書傳世者岐陽石鼓耳今此書云  
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詞皆唐  
人筆也

樓鑰攻媿集云黃祕書謂李斯十八字乃李陽

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  
中字此史籀書即此碑額中字也駁乃碧落  
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竚愛碧落碑故用之  
州裴德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  
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爾豈祕書  
未考此碑之額耶

踰或作楊施作剔顧汝和云碧落碑有唐五十  
三襍唐字正與此同王著蔡京輩皆未考此  
碑耳

秦丞相李斯書

李斯楚上蔡人西入秦位至丞相斯妙大篆始  
省改之以爲小篆著蒼頡七篇帖目是

長睿云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乃  
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  
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逋復田疇闢教以  
耕耨故爲政可期月而致寬之則法令非行  
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  
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  
無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

碑耳

秦程邈書

書斷云程邈字元岑下邽人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貞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用其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帖目當稱秦御史程邈書

秦淮海云程邈始作隸字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書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長睿云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此帖乃書老子法本章語米云與章帝一手玩其筆法稍有正骨微與章帝不同

宋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帖目當稱唐祕書省校書郎宋儋書

長睿云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大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以爲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峯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黃山谷云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東坡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按宋儋書魄力雖微覺短淺然一正一偏清思迥迥具有魏晉風韻唐人觚稜斬截習氣盡行打碎殆亦當時矯然絕俗之士也長睿譏其但作側戾殊失大勢依聲附口吾所未許且仁當是且絕作紀非作作尤非晞景大觀作晞京誤竟欲大觀竟字闕末一鈞蓋避宋諱不可當是不復一一筆駛直帶下故有似

得耳顧作不得具亦誤

衛夫人書

張懷瓘書斷云衛夫人名鎌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右軍少嘗師之卒年七十八帖目當稱晉衛夫人書東坡云此書近庸妄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米芾書史云劉涇卒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摹帖一卷乃胄曹叅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又有李氏衛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

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  
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皆貞觀間一種  
僞好物

長睿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  
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  
皆懷琳僞作也此與師帖尤疎繆按梁蕭子  
雲答武帝勅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  
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  
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  
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

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  
此僞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  
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  
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  
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既與師帖  
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攷之  
其僞不疑東坡論此帖以其勅從力館從舍  
爲僞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謠字甚多陳  
爲陣策爲筭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真  
僞也顧汝和云春秋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

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是也長睿未之考耳

按此帖雖是僞作然出自李懷琳手猶有魏晉遺法不比僞程邈書規模朴拙了乏生態也又衛夫人本晉人而云詣晉尚書館書無端稱晉益可知此帖之非晉人書矣

古法帖

此帖疑是子敬書以首尾無獻之字遂失主名耳壽春富陽亦會稽近地也

以小勝當是似小勝帶上筆駛遂省一折耳施釋是顧作以非父子當是兄子作允作元皆

非

隋朝法帖

大觀無  
朝字

此當是隋高祖文帝書開皇元年二月文帝始代周稱皇帝十二月即聽民出家賦錢寫書造象二十年十一月又襟毀佛天尊及神象蓋文帝自初及晚深信佛老故其與僧慧則書尊崇切至如此淳化概目以爲隋朝法帖蓋未深考耳

淳化首卷爲歷代帝王書此帖應序入首卷唐太宗書之上

長睿云帖中敬字闕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  
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

隋僧智果書

書斷云智果會稽人居永興寺工書嘗謂永師  
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墨池瑣錄  
云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

黃長睿云梁武帝評書乃命袁昂作者梁武帝  
下當有勅袁昂二字此云梁武帝評書誤矣  
按梁武自有書評自鍾繇至薄紹之凡三十  
二人其勅袁昂評者自右軍至李斯凡二十

五人又荅啟有鍾繇蕭思話薄紹之三人共  
二十八人智果此書乃兼采兩家語目爲梁  
武與目爲袁昂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  
者也長睿豈未之深考耶

梁武帝評書凡三十二人此帖存者王僧虔王  
子敬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吳施王羲之  
蔡邕陳曠平蕭思話李鎮東范懷約孔琳之  
李巖之薄紹之鍾會張伯英鍾繇凡一十九  
人袁昂評書共二十八人此帖存者王子敬  
羊欣阮研王儀同殷釣徐淮南陶隱居曹喜

王右軍蔡邕皇象鍾會崔子玉邯鄲淳師宜  
官梁鵠張伯英衛恒索靖鍾繇蕭思話薄紹  
之凡二十二人中間同者一十二人彼此俱  
無者柳產桓玄程邈三人重見者曹喜一人  
則於袁昂評所存僅十八人耳各人評語皆  
主梁武而叅錯袁昂益知長睿前鑒之誤

王僧虔書梁武作如王謝家子弟無楊州二字  
末云皆有一種風流氣骨此但作風氣袁評  
闕王子敬書梁評有絕衆超羣無人可擬八  
字此帖無之皆悉充悅此帖皆下無悉字袁

評作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此作河朔皆上  
無雖字羊欣書與梁評同惟以如作似袁評  
作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此以如作似  
以爲作作又無大家雖處其位六字阮研書  
品下多次字排斥作排突袁評品次下有叢  
悴二字此帖無之王儀同書梁評闕袁評同  
殷鈞書梁評闕袁作鈞此作均高麗使人此  
無使字甚有意氣此作乃不有意氣滋韻終  
乏精味此作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梁  
評同但此以殊不寒乞作然不寒乞袁評作

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陶隱居書梁評闕  
惟狀下有雖字袁評形狀作形容峭快作駿  
快吳施書梁作施此作拖梁評作一往見此  
無見字袁評闕柳產梁袁評皆闕曹喜書梁  
評闕袁評同此惟以道人作道士王右軍書  
梁評同此惟以雄逸作雄強袁評作如王謝  
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此  
全異蔡邕書梁評同袁評末句無如力二字  
大觀止一爽字程曠平書梁評如鴻鵠高飛  
此無高飛二字弄翅頽頽此多布置二字又

如輕雲忽散乍見白日此作初雲之見白日  
袁評闕蕭思話書梁評同袁評闕李鎮東書  
梁評同惟芙蓉下少之字文彩下少如字袁  
評闕桓玄書梁袁皆闕范懷約書梁評真書  
有力而草行無功此以力誤作分而草行三  
字但作草書二字袁評闕皇象書梁評闕袁  
作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此作韻音繞梁孤  
飛獨舞孔琳之李巖之薄紹之書梁評皆同  
袁評孔李皆闕薄紹之全異秦獄吏程邈扶  
風曹喜梁袁皆闕鍾司徒書梁作書有十二

意外奇妙此十二下多種字奇妙作巧妙末  
有絕倫多奇四字袁評巧妙作殊妙絕倫多  
奇作實亦多奇崔子玉書梁評闕袁評同此  
以一枝爲單枝末少有絕望之意五字邯鄲  
淳書梁評闕袁評同師宣官書梁袁評同惟  
以袁鵬羽作鵬翔翩翩下多而字梁鵠書梁  
評闕袁評作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此全異  
張伯英書梁袁皆同惟梁作漢武袁作漢武  
帝此但作武帝衛恒書梁評闕袁評作揷花  
美女此作揷花舞女袁評舞笑鏡臺此作援

鏡笑春鏡字避宋諱少末一鉤大觀全索靜  
書梁袁評同靜當作靖靖靜古通用鍾繇書  
自梁評同此以雲鵠作雲鶴過下增耶字袁評  
作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餘同梁  
黃山谷云鍾繇書有十二意外奇妙按梁武帝  
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決  
補損巧稱與山谷所稱不同又梁武評書論  
鍾會有十二意外奇妙袁昂評亦爾則知所  
謂十二意外奇妙者乃謂會非謂繇也  
長睿云此書字法局促天然大小疑非智果書

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爾馮班  
鈍吟雜錄云長睿疑智果書此不習南朝書  
法也按此書字法古勁行楷草章無法不具  
爲得魏晉遺意信非智果不能惟行閒忽縱  
筆作大字號子母體者雖名變化實落習氣  
所謂僧氣未除者正謂此爾學者不知從而  
效之便入惡道不可不戒

自宋齊以來書法大壞謬體百出惟陳僧智永  
隋僧智果墨守前規不失魏晉遺意二王後  
得書法正脉者惟此二僧耳而永師淵雅風

格更出果上

自首至尾書分五節大觀作一節第四節獄吏  
程邈忠其名一作忠一作志當是摹誤未可  
據又程邈曹喜兩條梁袁皆無此當是書者  
以意增入與前後又別一體

何氏書

長睿云何氏書者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  
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淳化以此兩帖列於古法帖之次目爲何氏書  
蓋不能定其名氏也惟米老目以爲率更書

余研玩之次恍見率更運筆益信米老精鑒  
米老辨閣帖真僞不差豪髮恨王著當年少  
此識力遂開後人多少訾毀

兩帖信率更得意書淳化所收率更諸帖此當  
爲長

大觀帖恒字闕末一畫亥字闕末一點竟字闕  
末一鉤皆避宋諱榮即策字鍾太傅宣示帖  
再世榮名亦如此不<sub>乞</sub>頓爾當是不勞頓爾  
勞草書作<sub>乞</sub>此筆駛稍省耳顧作身非<sub>乞</sub>當  
是他右軍佳果帖惟以他爲事他字正如此

陳作地非忘當是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  
竟字俱如此顧以爲疑未是

第二帖故當云爾宜作取或作所亦通切忽歸  
文義當是切思歸書法則似忽字蓋緣筆駛  
中間兩筆轉處稍輕耳乞月三字與王珣末  
冬帖首字同正是三字非邑非足

蔡琰書

後漢書列女傳蔡琰字文姬蔡邕女興平中亂  
沒於南匈奴曹操贖之帖目當稱後漢蔡琰

書

山谷云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  
流俗僅餘兩句米云同章帝一手僞書米鑒  
是

漢祀襄當是漢祚襄或作祀非

古法帖

敬祖鄱陽兩帖皆王子敬書重見第十卷此乃  
目爲古法帖不謂侍書草率乃爾豈于此目  
爲古法帖後知其爲子敬書乃復改正故重  
見耶

長睿云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

時恐非其書按子敬與敬祖爲再從叔伯父  
敬祖以元帝時爲撫軍叅軍早卒子敬卒於  
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則當生於康帝  
建元二年上距元帝之世尚二十一年敬祖  
又早卒非同時人無疑長睿鑒最是然此書  
絕神駿且見唐模斷知非僞或當時有此一  
帖而子敬書之耳

敬祖帖嚴使多聞吾家欽岡帖刻此書乃唐人  
所模作嚴使君按文義當以唐模爲正  
長睿云孤不度德以下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

烈問答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  
此文脉相接誤置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  
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  
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  
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  
里矣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豹奴帖筆  
法同

長睿以蜀志三帖爲右軍書自魏晉來古法未  
漓能爲章草者多矣右軍父子索靖蕭子雲  
皆得伯英不傳之妙此必魏晉名手所書既

不得主名不須強爲排突目爲古法帖正當爾

長睿云大觀以剋紹爲弱下另作一帖標唐張旭書不知何據

十卷大令帖孫權一段當在此二段後

孤不帖俟義史作信義顧汝和以爲俟即古伸字未詳楷術史作智術此書法作楷顧作措亦可疑尤謂顧誤作若中當是計一誤作此亮曰帖究內當是亮曰章草曰字正如此劉施誤作白表紹當是袁紹章草有似表耳顧作

表非不可尤當是不可與章草與字正如此  
或作久非

僧懷素書

懷素字藏真零陵人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  
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性嗜酒一日  
九醉時人呼爲醉僧帖目當稱唐僧懷素書  
米云同章帝僞按懷素書雖狂縱然極清剛此  
書有其狂縱無其清剛與下張顛書筆法正  
合大段侍書摹搨閣帖多失肥濁不得古人  
真面目耳鑒者推許太過目爲古茂皆過論

也醉僧此帖蓋亦摹搨失真耳宜其來米老  
之疑也

張旭書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咷狂走  
乃下筆世呼張顛仕爲常州尉帖目當稱唐  
常州尉張旭書

二帖大觀作一帖標目作隋僧智永書智永陳  
人非隋僧也

前帖晚後劉作後顧作復皆可通

古法帖

一本無

元章云移屋足下二帖並羊欣書末有欣白二字

長睿云移屋意適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梁武評中散書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婢之婢爲重臺老米書學中散故世有重臺之目帖末沒口二字米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皆羊欣書信非重臺不能鑒也

微援裏地絳帖平云援與園同按本帖下有空  
園字正作園則此援字當如顧釋欄者爲是  
直步廊當是直步廊顧誤作宜本帖下有彌  
宜字正作空園帖正作空園顧誤作恐園  
彌宜下大觀接重複七字然後以移三間屋  
九字并耳字終之於文義爲順又移三間屋  
九字差小僅及前後之半當是於行間添注  
摹勒時誤以入行又不詳文義故兩行互易  
耳

第二帖既之當是既即顧作有非之暑當是忘

暑劉顧作惡暑非慰對玄昌當是慰對者  
卿少顧作告今少可疑下便有今字筆法正  
不如此垂了當是垂了言吾今年病垂了始  
小差也或作垂耳非大小玄昌劉顧俱作大  
小會使可疑當是大小今床疾言我幸垂了  
小差而家下大小今皆床疾我惟惛忽移日  
耳玄昌當是每每施作每日未是古帖中凡  
帶上作黑點者皆是重字不是日也玄昌  
玄昌書問可與音介致之也劉作玄哥哥問可

足介亦未是々當是勿勿劉誤作忽忽既  
當是既即與帖首同劉顧作既與可疑宜  
人當是宜人劉誤作直帖末之口當如米作  
欣白或作須得亦可疑大抵此帖摹勒多誤  
不能遽定是否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五

